尼昇具戒未聞而超然異表少能精苦性自矜持卒非
師友所成立也衆皆挹其神宇密相高尚及昇壇之後
偏攻十誦數年劬勞朗鑒精熟研微造盡彬鬱可崇周
保定後更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究是滯
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法觀道圓淨又於開禪師
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相映自此罕得而傳者由多
營福業勞事有為是以隱墜世不稱也既而遐邇諷德
聲聞天庭武帝下勅延於明德殿言議開闡彌遂聖心

乃授本州三藏大隋啓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剛決
方正賞罰嚴肅綿益欽風貴賤退奉前後州主十有餘
人皆授戒香斷惡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
衆僧事蠲免以引墮者仁壽已後重率寺衆共轉藏經
周而復始初不斷絕供給甖錫一出俗緣皆晃指授故
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類推舉以武德冬初
終於所住之振響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
花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凋死寺内薔薇非時發

花瞱如夏月衆以榮枯兩端不無生滅之懷德異常倫
故感應所期耳

唐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父母早亡傭作取濟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佛理無由自達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陁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州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沈木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

甚青色貌狀希世各負蓮花蔗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
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
猿鳥為侶初惟一泉後有三泉流出於下貞觀元年夢
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
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則而覆述便往綿州住大施
寺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欲遊方去或有喻
曰只此寺者是都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
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至瑜房見師跏坐而化手上

坐水底已卒卒後其年亢旱不收疫死衆矣
唐智詵禪師俗姓周資陽縣人武德元年資陽麒麟雙
出江水逆流金粟呈祥白蓮瑞彩此詵生也七歲能言
天性明悟談論異凡初自丹山志甘苦空身處寂寞一
日山神告曰此非高僧所居棲神山近在州境城北五
里真福地也詵欣然起錫山神以石炬火前導既至棲
神乃繹高僧名經即山建寺額曰德純武則天詔赴内
道場因辨幕內珠光天子重禮賜號實修禪師辭乞歸

楷法師者聰爽溫贍聲譽鴻都首建法筵請開奧義帝
城緇俗具來諮稟欣焉相顧得所未聞因研幾史籍尤
好老莊咀其菁華含其腴潤包四始於風律綜五聲於
文緒故所講訓內外該通其專業者涅槃華嚴大品維
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地持毗曇智度攝大乘對法佛
地等論及四分等律其攝論維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
畢矣示疾終于長安慧日寺則顯慶三年三月十一日
也春秋七十二越明年正月旋神座于益部二月八日

擁衲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斯實量也不媚於時令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者衆璦雖桑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道會邀璦赴之來既後至兀然而坐僉謂不禮天尊非法也璦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紜紜頗相陵侮璦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耳遂禮一拜道像并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民

相視謂是風鼓競來周正既安又禮依前崩倒合衆驚
懼舉掌禮瓊一時迴信從受歸戒焉縣令高達者素有
誠敬承風敷道更於州寺名僧弘講合境傾味自此而
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唐蜀都寶園寺玄續姓桑成都人出家既久經論道業
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
容止方複通達外書工草隸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
折節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狎之至

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參談叙獨見欽尚平仲從容曰仰承高懷蔑諸貴等今蒙禮顧深愧非人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來不爾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答曰貧道待公之虛實亦如公遇續之虛實耳相與驩笑嘗為寶園寺製碑銘中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常見人述

莊子鵬鷃之喻便嘆曰莊蒙以小大極於此矣豈知須彌不容金翅世界入于鄰虛井蛙之智纔入耳目後疾甚名僧集巳罄捨都盡曰生死常耳願各早為津濟其夜命終

唐釋慧暠安陸人幼入道門即懷遠量年方登立便昇法座談撝一指衆侶諠譁閩岷維三巴尚昏時網欲以法弘導遠化未聞隋大業年泝流江峽雖遭風浪厲志無前既達成都大弘法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故使來

往去思詠歌滿路後旋途南指道出荆門既返安州方等寺講説相續以貞觀七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七自曇一位僧伍日止一飡隨得便噉無待營求所以蜀部鄧都芳著兼列焉

唐釋慧稜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惟母鞠育八歲其母又終獨詣邑西檀溪寺誕律師出家後逐安州暠師入蜀凡有法輪皆令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及暠下獄稜亦同繩身被桎梏於成都

縣一獄因徒請講三論周於五遍勑還釋放便逐髙還貞觀八年又還襄州須彌寺講論不輟至十四年有感通寺祖師曰夢見閻王請稜公講三論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十月半黄昏時告弟子曰吾五臟已崩無有痛所言未訖外有大聲呼曰法師早起焚香閻羅王使人即到須臾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也春秋六十有五云

唐釋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二親不許年十九決意請大光寺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交横母爲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與没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絶賊見曰此僧誠爲至孝逐母至此便不盡命負母還城城中咸怪賊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舜深奇之自舜没後接構律筵每年講席極爲稽引三十二十度來請者方許開宗每嘆曰佛法漸替

輕慢日增余不敢輕所以爲重法故耳于時官府急切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來即安撫寺主曰官制不許何得停之輿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豈不聞耶寺主憤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自見是血食人喻之竟不信返寺向輿懺悔怪遂止貞觀中青城戴令來慕欲與輿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因何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與嘗得疾聞室中音樂聲自念

相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録得二百餘紙龍懐寺會師至其所父以示之會曰並合佛經無所叅參有異禪師於淨慧寺入火光三昧召彼女來及至不入云是火聚神師曰何不以水滅之女即作水觀滅火而入禪師驗知深入諸定勸令出家時蜀王秀在益請入城内妃為造精舍鎮恒供養嘗出於路人有疑者尼曰莫於三寶所生異心自受罪苦彼人悔過有造功徳須物者燒香祈請掘地獲金無不充足至於食飲欲食便食不食

乃經歲序時人目之聖尼即今本寺猶號聖尼寺也寬
年十三常樂獨坐面無怒相言常謙下依空慧寺允禪
師龍懷寺會闍梨所隨聞經律一覽無遺未聞之經曾
不知義有難問者皆為通之初造龍懷寺會有徒屬二
百餘人並令在役唯放於寬有怨及者會曰斯人是吾
本師何得使作昔周滅法依相禪師隱於南山及隋興
教辭師還蜀嘗受囑云汝還蜀土大有徒衆有名惠寬
可將攝也衆憶此事計師死日當寬受生無得致怪自

爾在山依閑業定年三十還綿竹教化四遠父母亦背道歸佛捨宅爲寺于今見在綿竹諸村皆爲立寺堂殿院宇百有餘所年常大齋道俗咸會正月令節成都等七十縣競迎供侍有大功德須得經營但請寬至施物山積貞觀中有僧名策持呪有驗於雒縣忽死見閻王曰比獄中罪人多應爲誦呪并請寬師講地獄經策蘇已即從雒縣往綿竹至寬所正集轉經告策曰昨所往處大爲勞苦爲衆生者不得辭苦即令策登座誦呪大

衆聞皆流汗寬仍集衆講地獄經馬有什邡縣陳家者
捨邪信佛以竹園爲寺寬指授分劑爾許可爲僧院中
間一分堪爲佛堂即斷一竹上豎標云此分劑處欲造
佛寺當時生竹自乾佛堂斷竹泉水上涌尋掘數尺獲
大石石下金瓶舍利七粒寬禮拜更請遂放光乃盛滿
合四遠又集寺今見在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日春
秋七十卒於淨慧寺未終一月有五百神人長丈餘服
天衣持花香及紫金花臺從西方來迎寬辭不堪發遣

令去又於終日放羊從市向房悲數十聲至夜索水沐浴新衣跏坐執爐已命打無常鐘聲遍郭闔合郭咸集曰闍梨涅槃去空中哭聲寺內光明莫測其來入定氣乃知永逝葬後縣內道俗七歲已上著服泣臨如是三年爾後綿竹凡設會家皆設兩座一擬聖僧一擬寬也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寶修禪師服勤寡欲與物無競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聞焉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

一胡床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口如家畜類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詵禪師寂預誡衆曰外來之賓宜洒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焉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曄本黄冠也景雲中來刺是郡終于釋氏包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唯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衆免為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曄其如吾何迨王公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莽茂視藩侯弗來致賀曄微

怒諸僧升廳坐已將啟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勃興僧皆股慄瞱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摑頰聲尋爾氣絕資人益崇仰之以開元二十二年正月示滅享年八十七同時若長松馬祖及王頭陀趙頭陀皆其門人

唐釋大川不知何許人於漢川棲賢寺行四聖種法綿竹之人無夙少率皆宗奉及乎終也臥於寺外白衣具牀榻相率舁歸寺中務營喪禮方當屍舉無何雙鹿引

前若騶導焉大歷初北山變成黃金色上有樓閣菩薩行道斯須之間萬形千狀川素居此寺與地俱靈留影供養如事靈祠焉

唐開元中成都萬歲池傍有僧誦法華經每夜見一老叟來聽僧怪問之曰我池中龍也僧曰今方旱何不降雨叟曰凡雨須天符不爾天誅之今當為師降雨師其葬我是夕大雨質明池邊見一大蛇斬為兩段僧取焚之為立塔呼為龍壇焉

唐高僧智浩嘗於成都中興寺誦法華經鄰有龍女祠龍每夜聽之一夕施一寶珠浩曰僧家無用龍以神力化大圓石榴而去今以水澆之則龍宫石寶四字隱隱可見此二則方輿勝覽所載

王維大薦福寺道光禪師塔銘云禪師諱道光本姓李綿州巴西人在諸兒時神獨不偶去詰鄉校見周孔書曰世教耳誓苦行求佛道入山林割肉施鳥獸鍊指燒臂入般若道場百日晝夜經行遇五臺寶鑑禪師密授

頓教得解脫知見含空不域即動無朕不覩攝見順有
離覺毛端族舉佛刹掌上斷置世界不覩非咎應度方
知得其門者寡矣開天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涅槃
薦福僧坊門人明空等建塔於長安城南畢原人天會
葬涕泗如雨其世行遺教如一切賢聖維十年座下俯
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虛空無有是處誌其舍利所在
而已銘曰嗚呼人天尊全身舍利在畢原
唐釋靈著姓劉氏綿州巴西人也年逮志學方遂出家

為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躶卧其前願以身
施食二獸從頭至足嗅面而去往往夜間坐牀下搦虎
鬚毛既而山居頗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
而止復構精舍於亂墓間屬明皇違難入蜀迎相入内
殿供禮時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妖惑命徒二十許人曳
之變怪卒起楊乃叩頭拜伏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等
寺相至成都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
弟本國新為王矣懼其却回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

時相之真形面目流汗乃知其神力所曳也後號東海大師塔

唐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纓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南康皐生纔三日其家名僧齋此僧不速自來以敝席坐於庭中既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請衆僧祝願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耳吾師何言

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韋君固遠之梵僧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國時為蜀丞相君所知也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劍門與此子為善友故不問而來此子他日作劍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字馬後韋臯自少金吾節制劒南軍果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二十一年末塗甚崇釋氏恒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鸚鵡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

舍利又歸心南宗禪道學心法於淨衆寺神會禪師云

唐漢州開照寺鑑源不知何許人也素行甄明範圍律道苾芻表率何莫由斯後于三學山講華嚴經號為勝集日供千人倉簟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嘗告匱其冥感如此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提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禁之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尺餘冀公歷然作

是月遷葬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傳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閑糾門徒合財施與服勤弟子志行等營度喪事卜兆於寶應寺荷澤祖師塔東若干步窆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諸升堂入室得心要口訣者有宗實在襄復儼在洛道益在鎮知遠在徐曰建在晉道光在潤道咸在潞雲真在磁雲表在汴歸忍在越會幽齊經在蔡智全景玄紹明在秦各於一方分作佛事咸鼓鐘鳴吼龍象蹴踏斯皆吾師之教力也不

在凡之境亦應隨機之教年方稚孺厭視塵躅脫落愛
趣遊步恬曠削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圓律師
示威儀之旨曉開制之端浣衣鍛金觀門都錯大龍香
象羈絆則難權變無方機緣有待聞衡嶽有讓禪師即
曹溪六祖之前後也於是出岷峨玉壘之深阻詣靈桂
貞篁之幽寂一見讓公泯然無際頓門不俟於三請作
者是齊於七人以為法離文字猶傳蠹露聖無方所亦
寄清源遂詣臨川棲南康龔公二山所遊無滯隨攝而

用營福道在觀化情存飾終輟諸侯之旌旗資釋子之
幢蓋其時日變明晦人莘遐邇樴霞水而為陸炬通宵
而成晝山門子來財施如積邑里僧供飯香普熏自昔
華嚴歸眞於嵩陽善導瘞塔於梵嶺禮視齊斬人傾國
城哀送之盛今則三之初於林中經行座下開示平等
垂法不標於四科安恬告盡刻期於二月此明一知終
之先兆也示疾云逝俾葬遠山凡有攀援願留近郭終
遂窮僻式遵理命此又明一晦跡之素誠也將歸靈龕

爰泝淺瀨人力未盡舟行為遲膏雨驟下於遠空窮溪
遄變於深涉此又明一通神之應感也知真在空無我
於有是二俱離假一為乘示生死者人能作佛辨邪正
者魔亦似聖現身不留於大士負手俄萎於哲人弟子
智藏鎬英宗泰等奉其喪紀憲宗追謚大寂禪師丹陽
公包佶為碑紀述權德輿為塔銘今海昏縣影堂存焉
傳燈録載師一日上堂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
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

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為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這裏無水亦無舟

說什麼筋骨一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
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
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竪起佛子師云只這箇
為當別有百丈拋下佛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
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
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回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
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湼目師云吾
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峰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

却問云坐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獅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嘘嘘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獅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獅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遂辭出門師召云坐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益州應天和尚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

喚什麼作佛性曰恁麼即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呌快活

快活

蜀中廣記卷八十二

蜀中廣記卷八十三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三

川西道三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惟以無念為宗時相國杜鴻漸出撫

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大歷元年九月遣使到山延請
值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十月一日至
空慧寺而杜公與戎帥名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
公問曰頃聞師嘗駐錫於此而後何往耶曰無住性好
疎野多泊山間自賀蘭五臺周游勝境聞先師居貴封
大慈寺說最上乘遂遠來摳衣忝預函丈後棲遲白崖
已逾多載今幸相公見名敢不從命公曰弟子聞令和
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

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久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渟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於時庭樹鵶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鵶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鵶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佛世

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闕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復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

影其狀如日色隔日漸落經七日空有墨迹至八日墨迹已滅有人早見喜已在彭州界後終不知所之

船子和尚蜀之淨衆寺僧也有偈四首其一曰三十年前海上游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便得休其二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鈎頭往往得黄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來其三曰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深依舊宿蘆花其四曰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夜

二日示疾儼然跏趺坐滅春秋七十五法臘三十六南
康王為立碑自撰文書丹
唐成都府靈池縣蘭若洪正俗姓常氏未詳何許人也
居於岷蜀間多年往因有疾後復平寧發誓恒誦金剛
般若經日以二十過為准精持靡曠時鄰僧守賢夜坐
見二鬼使手操文牒私相謂曰取攝僧洪正一使曰為
其默念般若傍有大奇呵護無計近得又患責限遲延
令別得計見有直府東門者姓常與僧同名復曾為僧

來共你攝去以塞違殿也守賢聞之驚異且志其事明日客問門子常洪正已死後不測其終

漢州開化寺釋亡名先因入寺見端應交現遂誓捨身刻苦為期忽於殿中焚香次覩地屋皆為琉璃色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道吾來證汝亡名叩頭禮拜斯須不見寺僧至云學院内皆變琉璃色焉

釋法江者江東人也來遊岷蜀以慈憫為懷嘗在房中

謂門人曰外有萬餘人盡戴帽形且攣躍從吾乞救汝速出視之門人出無所見徙倚間有數十人荷擔竹器中螺子至江曰比之是鮿命取錢贖之投于水中馬江所居法聚寺蓋蜀王秀所造有仁壽中文帝所樹舍利塔云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夢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大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

未乃洞主所放出婦是胡女也

唐成都福感寺定蘭姓楊氏成都人也父母早亡無資可以追往每遇諱辰悲哭咽絕輒裸露入青城山縱蚊蚋蜎蠅唼咋膚體云捨內財用答劬勞次則刺血寫經又次則鍊臂至於拔耳剜目餧飼鳥獸既而行步觸物顛躓後有異人掌擎物若珠顆然內皆空中斯須瞻矚如故冥告曰南天王還師眼珠矣遠近驚駭嘗謂人曰吾聞善戒經中名為無上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以大

且曰久聞龍潭到來龍之與潭俱不見歟信曰子親到
矣機與教符日親丈室三十餘年後止澧陽武陵太守
薛延望堅請始居德山四海禪徒輻輳千人其於訓授
難窺邊際雪峰參見鑒深加肯重焉咸通六年十二月三
日忽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神耶夢覺覺非復有何
事言訖安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五身據床坐
七日如生按德山簡州人姓周嘗講金剛經時人號周
金剛攜青龍鈔疏出蜀謁龍潭師師點紙燈與之尋復

日不畜侍人不受人施夜宿本房但坐床心兩頭塵合
自餘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莓苔青絮有聞熙名就房叅
拜迎逆接候累日方見時發幽問吐言高迴預席者共
憚之年九十卒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荅也無師曰從
來只明恁麼事僧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
勿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突起伽藍壓山口入門氣象頗不凡在昔規模定非苟
黄絹碑詞著眼看青州老衲知名久自披榛徑結茅屋
不剪霜鬢散蓬首市門有女奉巾盥衣裓無花生穢垢
至今一轉鸜鵒語散作諸方獅子吼祖燈寂寞何人繼
牢堵岧嶤惟鬼守法席草長深没膝僧榻屋穿光見斗
似聞占籍多衍沃合選名緇振頽朽我來不覺三嘆息
眼底盡空諸所有自開麤席掃塵坐聊寄閒眠憩奔走
夢回中夜雨鳴簷卧聽東風寒入牖明朝散步轉山脊

好語相呼聞野叟抽苦也見麥䴵浪搗麨懸知香滿手
須臾日影散林樾絢練春光被花柳僕夫催歸屢不應
景物殊佳寧忍負出山騎馬更躊躇乘暇應須重載酒
又潼川西峰寺載杲公一偈云秋風吹客衣秋葉落庭
戶何所聞而來何所聞而去好山好水皆可歸無佛無
祖不得住脫羅籠何所寓愆怒那吒笑點頭泥牛拔斷
珊瑚樹
五代梁成都府東禪院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

北望仙居其狀如偃月眞名山也禪師宅其間豈偶然
哉宋紹興九年謝中記
預知禪師不知何許人唐末居什邡龍居寺凡事預知
孟蜀主昶欲攜花蘂夫人至寺祭掃父知祥墓因避暑
師前月戒寺僧敬待昶至知而異之賜號普通大師有
勅牒碑
張有定光福院西睦定身記云府城之東列刹相望惟
光福距城為近名禪寺有西睦定身舍焉而院宇蕞然

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山頂預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功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溫門舜峰長老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初住導江縣迎祥寺天王院僧問美味醍醐為什麽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麽處去來曰心境俱亡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師後住青城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

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
清即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瞞好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
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咂啗看問如何是室内一
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
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
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
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床上問如何是香林

一脈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稱問
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
路人失脚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
機自顯曰恁麽即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游陸
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僧曰却下碧潭時如何
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
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户
益州崇眞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兎問如

偪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刼薰功千生煉形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洞達施為經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可異家中捨父衣内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脱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

到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張唐英貽以偈曰言生本不生
言滅本不滅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說劉季孫銘其塔
曰資身以醫有聞於時餘幣散之拯人於危此士君子
所難為嗟吁乎師
宋初彭州北城有胡釗者字倚天里中號為高貲修積
善行嘗奉事異僧曰王羅漢置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
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任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
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晝合無少差

馬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人往往見有僧被破褐狀貌怪偉常在倚天左右者以問倚天但笑而不答自知王現其相陰護持之耳文同有胡氏三遇異人記此其一云

文同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歸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

其義曰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俗年六十示滅于大慈寺之甘露道場慶歷五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囊中得八萬錢委其所常往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爾其為我命奇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被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為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于時遂召使圖其事

順禪師西蜀人初出蜀時與圜通訥偕行已而與大覺
璉游甚久又善於老蘓公故黄門後賛其像云與訥偕
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為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
小刹及住景福香城雙峰學者過其門莫肯留師亦超
然自得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脱于香城山
顔貎如生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邀延之叙别延之
至而師已化矣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揺冬來以炭滿
爐燒若能于此全知曉塵刦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

或問儒與釋迦同異羅浮生對以直則同咄哉曲不失
其為同直何足盡同有同何傷乃必曰無同為貴乎是
未可與言同也爾時太秀居士說是法已重說偈曰彭
殤秋毫太山齊舉莛與楹厲西施一指一馬無兩歧此
語大麤師所嗤含裹十方真覺知觀十方空手所持一
切有物皆菩提此涉言詮師所離彼肇法師空怪奇南
泉庭花示全機要知覿面當機提如麻三斤時所疑語
默不犯離與微江南三月鷓鴣啼大同無我大音希言